

峻青老师逝世后，遵照家属意见，不举行遗体告别和追悼会。8月23日上午，只有儿女们在龙华殡仪馆，为父亲举行了一个既简单又感人的告别仪式。作为与峻青老师半个多世纪的老乡和学生，我也在场。望着老师安详的遗容，听着他的儿女们围在爸爸身边，一个一个诉说与亲爱的父亲离别的泣泪情景，特别是当盖棺之际，儿女们不但在亲爱的父亲身上撒满花瓣，而且特地把父亲生前创作时用过的钢笔，作画时用过画笔，书法时用过的毛笔以及稿纸、信笺、信封等一一深情地放在父亲身边——我知道，儿女们是让他们亲爱的父亲不留半点遗憾地上路远行。

此刻，望着老师即将远行的遗容，看着老师创作时用过的钢笔，老师留给我的多少往事，一个一个画面跳到我眼前。老师在山东昌邑县广刘村写完《黎明的河边》，就是一个肩上挎着手枪，一个肩上挎包里装着手稿，上衣口袋里插着钢笔，在乡亲们的依依告别中离开的。这个细节是广刘村的乡亲们告诉我的。老师七十年文学创作生涯中，他用手中的钢笔，创作出了《黎明的河边》《党员登记表》《马石山上》《怒涛》《交通站的故事》《最后的报告》《海啸》以及《秋色赋》《沧海赋》《雄关赋》《三峡赋》《梅魂》等一部部优秀经典文学作品。



西川村写生（油画） 杨继锋

中秋吃汤圆？是的，在我们家就是这样的。这是个团圆的节日，准备做汤圆的糯米粉和吃汤圆，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程序。妈妈是做汤圆的能手。各种馅料的她都会做，而且做出来的汤圆又大又实，只只匀圆，让人眼睛高兴，心里快乐。汤圆不是用手捏出来的，而是用虎口“卡”出来的，即用左右手虎口将一勺糯米粉紧紧按住，反复按。一个汤圆的分量相当于外面店里两个，足有一两半，从远处看简直就是一块并不中看但确实足足的圆面石头。小时候，中秋节、春节一早，妈妈就会烧一锅开水，将汤圆一溜烟滚入沸开的锅中，看着它们沉入锅底，然后，加二三次冷水，大约二十分钟后，汤圆一个个争先恐后浮上水面，像经过洗礼的鲜花。闻进那香味，准让你垂涎三尺。吃到嘴里，咬劲十足，却不滑腻，又因芝麻馅多，干香味浓，准让你吃不腻。香味飘到了亲友家，中秋节有人相求，要吃“卡”汤圆，妈妈总是有求必应。有道是月圆人圆家圆，你看，“卡”汤圆让我们的亲友关系也“变圆”了。我曾漫游过不少地方，品尝过不少地方

品，塑造了一系列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形象，他的作品影响了几代人，他永远是一位让人尊敬的中国红色经典文学大家。看着老师的钢笔，我也不由想起多次与晚年的峻青老师一起下生活、亲见老师深夜还在用钢笔创作的情景。晚年的峻青仍像过去一样，时刻保持与生活的联系，不断从生活中获取创作素材。他下生活不仅身入更是心入。记得在深圳下生活时，我见他白天在深圳的家具厂，深入到每一个车间，与车间主任和工人交谈，并为工厂作画《大鹏展翅》，后来又继续深入到其他许多企业采访，连夜写出了长篇报告文学《青山两边》。峻青老师笔头很快，白天把所见所思所想记下来，晚上便在灯下构思写作，我亲见他用钢笔在稿纸上陆续写出了一批作品。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变让晚年峻青激情洋溢，他想多写一些反映改革开放的作品。有一年，他只身到了我的故乡山东青州采访写作，在登临云门山时突发心脏病，幸亏抢救及时。后来，潍坊市委书记齐乃贵多次对我说起峻青，他说他尊敬峻青，不仅因为他的作品，也因为他热爱生活深入生活的态度和谦虚低调的人品。

望着峻青老师遗容，看着他身边的纸和笔，我还想起晚年峻青未了的心愿，他想继续创作完成以《决战》为总主题的多卷长篇小说。关于《决战》多卷长篇小说，在早些年他身体好时，已经写出了第一部《云压金陵惊风雷》。到了晚年，因疾病缠身，后续只能暂时搁下了。这对他而言，不能不说是件极为痛苦的事。长篇巨著难以完成，后来便根据身体状况构思写作以《感恩》为总主题的系列散文。为了写好这些系列散文，2005年春夏之交，峻青老师自觉身体不错，便兴致勃勃地让我陪同他重走他当年作为武工队长浴血奋战的故土，也就是他创作《黎明的河边》昌邑市广刘村，当然这里也是他重点写感恩的地方。这次回乡，让时年八十四岁的峻青看到了当年这片焦土上发生的巨变，更感受到了当地人民希望看到他更多新作的心情。这天，当地人民载歌载舞像过盛大的节日来欢迎这位人民作家。他们告诉峻青，“文革”中，当造反派将他的作品当成毒草焚烧时，孙向阳等一批人民群众从火堆中抢出他的作品，并以性命担保峻青的作品是香花不是毒草。峻青创作《黎明的河边》的小屋，先后三易其主，代代人也都精心呵护，他们盼望当年的老孙同志回来，再用他手中的钢笔，为他们写几部黎明后的好作品。当潍坊学院的青年大学生们听说峻青回乡，成千上万名学生自动在大操场集会，欢迎心仪已久的大作家到来。他们告诉峻青，他们的父辈是读着峻青作品成长的，作为新时期的年轻人，他们同样喜欢他的作品。这一切，都让晚年峻青深感有责任继续创作新的作品，以报答人民对他的深恩和厚望。当天夜里，在昌邑宾馆，我看见他就在灯下用钢笔追忆白天的感受，开始进入创作境界。但是，峻青毕竟已是高龄老人了，多病的身体不允许也不答应他像

的汤圆，味道虽好，但总觉得比不上妈妈“卡”的汤圆好吃。小时候，物质条件有限，没有肉汤圆、猪油汤圆可做，也很少有芝麻汤圆，可妈妈做的汤圆名目真不少：荠菜汤圆、豆腐香干汤圆、豆沙汤圆……各有各的味道。经济状况变好之后，妈妈又做起了芝麻汤圆、猪肉汤圆。直至我们兄妹相继成家立业，妈妈从未中断过“卡”汤圆做好半成品分给我们。老房子动迁以后，我离妈妈住得远了，然而她老人家“卡”汤圆请我们吃的习惯没有改变，把下好的“卡”汤圆放在碗里，看着我们吃得津津有味，她就会笑得合不拢嘴。岁月沧桑，母亲老了，所以我们常常劝她不要再做“卡”汤圆了，去超市买现成的汤圆吧，可妈妈执意要自己动手做汤圆给我们吃。那年中秋节，我们去看望妈妈，妈妈说家里有几斤糯米，没有精力准备水浸了，磨面

到悉尼去探望刚从工作岗位退下的老朋友玛格烈，却发现她比退休以前更为忙碌——忙于编撰教材，为年龄介于16岁至70余岁不等的新移民义务补习英文。回顾半个世纪以前，当她随同家人由匈牙利移居澳大利亚时，连一句英语都不会，吃尽了苦头，她感慨万千地说：“语言，是开启生活大门的钥匙啊！”如今，她把当年所吃的黄连转化为蜜糖，送给人生地不熟的新移民。她认为教导语文最重要的是凸显它的实用功能，一旦移民发现在现实生活中有了语言的钥匙便无往不利之后，也就有了学习的动力和热情。除此之外，让新移民透过课程内容增加对居留地的了解，是首要之务。开课的首几个月，她把澳大利亚的地图挂在课堂里，将“海岸线”、“内陆”、“沙漠”、“海洋”、“草原”、“高原”等等地理常识灌输给他们；与此同时，也把澳大利亚各大城市的历史、文化、民俗、食物等等融入教材里，让学生在吸收新词汇的同时，也一石二鸟地加强他们对澳大利亚的基本认识。学生们储集了一定的词汇量后，玛格烈便让他们就一定的课题进行辩论。当年一样连续熬夜奋笔疾书。特别是进入耄耋之年，基本就没离开过医院和病床了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以惊人的毅力，不但写了一些抗战诗词，而且亲自动手与出版社一起编定八卷本《峻青文集》，以及《峻青书画》，峻青诗词集《林寺诗草》。这对一个高龄又卧床的老人来说，是极其不容易的事。望着老师遗容，望着他身边的纸和笔，我更难忘他对我创作上的指引和帮助。半个世纪前，我在东海舰队还是一个小兵时，就时常得到老师的指导和教诲，特别是他鼓励我不要脱离生活，从生活中获取创作源泉，作品要高质量高格调，做人要谦虚低调，这一直是我作文和做人的座右铭。当二十年前我出文集时，他正在山东威海因病休养，接到我的信和文集清样后，很快便抱病写出了序言，并对我今后创作提出了希望和要求。更让我感动的是，就在五年前，当时的他住在医院，听说我要出版一本《田永昌环球摄影诗》时，他连说这个好，有创新，让我把已打印好的样稿给他看，她也跑不动了，要我直接去磨点糯米粉。上哪儿去磨？我为难了。好在有人提醒，现在超市里都有现成的糯米粉卖，我去了好几个超市，总算买到了。我帮妈妈和开了糯米面，她即卷起袖子，“卡”起了汤圆。看着妈妈合掌吃力地在卡汤圆，双手颤颤巍巍地抖着，糯米粉卡不住了，突然两手一放，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。我连忙扶住妈妈，劝她歇手吧。但是妈妈执意要卡完汤圆。但站不住，手抖，怎么办？她叫我扶住她站起来，我舀一勺糯米面放在她手心里，她卡一个汤圆，我又舀一勺面放在她手心里，又卡一个……直至做完。接着，妈妈什么话也没说，坐下了……此时，我突然感觉到，在这段没有声音的时间里，该有多少母爱的波流流进了“卡”汤圆，也流过我们做子女的幸福和心酸交织在一起的心田啊。

父母都是教师，明日请看一篇《夫妻双双把书教》。

钢丝与柔化剂

（新加坡）尤 今

“辩论的课题必须有一定的尖锐性和辩论性，但又绝对不能触及种族和宗教的敏感性。比方说，婚前同居的优劣、废除死刑的利弊、难民政策的商榷、同性婚姻的可行性等等，都是可以引发学生深层探讨的课题。”玛格烈指出，辩论是语文学习不可欠缺的一环，它在训练学生口语能力的同时，也磨练他们的思维、增强他们临场反应的能力、培养他们在众人面前侃侃而谈的胆识。然而，她明确地表示，文字，才是语文学习的精髓。如果要让学生真正领略语言的魅力，就必须引领他们深入文字的世界。她打了个非常生动的比喻：文字是“钢丝”，它能渗透进骨髓里，支撑起一个人的骨骼，让他在待人处世时能够时时展现出应有的骨气；文字也是“柔化剂”，它能渗透入心房里，软化一些原本比石头更硬的心。在指导新移民阅读时，她选择的作品，多是环绕“情”这个字打转的——亲情、爱情、国情、旅情。透过

各种各样的情，她成功地把读者引进一个个温馨的世界里，从而赋予他们以生活的正能量。玛格烈给学生导读的第一篇作品是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《最后一课》。1870年，普法战争，法国战败，阿尔萨斯省被强行割让给普鲁士，《最后一课》写的就是在该省的一所乡村小学里，悲愤填膺的老师给学生上最后一堂法语课的情形。通过这一堂课，作者将故土沦陷的屈辱、被异国统治的痛苦、向祖国语言诀别的刻骨铭心，丝丝入扣地描写得淋漓尽致。《“最后一课”》可以说是文字的太阳，有耀眼光芒，不论读上多少遍，都会有新的感动。当我导读这则小说时，我听到学生们眼泪吧嗒吧嗒地滴落在讲义上的声音，这实在是人世间最美丽的声音啊！”玛格烈醉心地说道：“人心是柔软的，然而，比人心更为柔软的，是文字。让一颗颗柔软的心爱上一个个柔软的文字，心与文字，便会生出了终生厮守的渴求。”当玛格烈在说着这一切时，她的眸子亮得像是波光潋滟的湖。是她先对语文有感情，语文才在她的嘴里幻化成酒，让她所有的学生饮得醺醺然。脚踏车，是上了些年纪的人对自行车的叫法。上世纪五十年代，脚踏车比现在汽车还吃香，一般人家买不起。少儿羨之，有租车，每小时约2角钱。我曾租玩过，车大人小，只能手把龙头，左脚踏板右脚发力后蹬，特别注意平衡缓进。继而进一步，把右脚穿过三角架踩住脚踏板，左右脚交替上下踏动，算是离地而行了。再后来学“死上车”（车停着，坐稳后起动），“冒充”会骑。期间，哪里摔倒哪里爬起的苦头也没少吃，最结棍的要数“会骑”之后，明明看清前面街沿树木，就是捏不牢刹车，硬生生撞去，震得上下身和四肢痛麻不已。好在多是晚间，那时车少人稀，均无大碍。读中学时，高年级同学金耀林（上海篮球名宿）骑细轮跑车，偶在操场炫技：龙头转与车身垂直，左脚置于脚踏板，右脚摠住前轮，稳坐车上吃阳香面。技惊师生，良可慕叹！多人仿学，俱败而息。这奇妙一刻益发增进了我对脚踏车的痴迷。会骑车后，我借了邻居的车骑行于闹市幽巷，视角独特的阅景乐趣，至今思来尚有“春风得意马蹄疾”那种甜滋滋的味儿。从此，我恋上了脚踏车。与车“失恋”是我在四川内江市工作的那些年。这座山城极少见脚踏车，我曾设法借得一辆骑耍过把瘾，推车上坡那个累呀，下坡滑行那个爽啊，饱尝甘苦。沿着沱江下坡十分紧张，捏牢刹车的双手汗津津，生怕控制不住做了余江浮尸。调回上海工作，单位在大柏树，家住徐汇，我以“永久”代步，虽则骑行要一小时，但时间可控，街景可观，又益健身，何乐不为？当然，难堪的事儿总会有的。那年秋日，早上还天高云淡，下午朔风骤起，我穿的衣服绝对难挡凛冽寒风，咋办？急中生智，找一大塑料袋裹于胸前缚于裤内，外穿夹克衫，保暖而不露丑，到家胸口还暖烘烘呢。学会骑车好比学会游泳，终身受用。前几年，我与朋友卢先生一起台湾自由行。我俩在台东县鹿野乡租骑脚踏车，启动未几，我靠他太近，卢先生车把晃了几晃，险些摔倒，遂迅速稳住车把缓缓踏行。我忙致歉，他笑道：听没事体，只是有三十年没骑了，一上来不免生疏，踏一歇就好了，脚踏车这个物事勿会忘记的。我俩穿行于乡间小道，时而下车近观风梨地，时而倚树远眺丘陵景，探幽析微，潇洒自如，充分享受骑车之乐。“永久”伴我退休，然退而不休，仍常伴我出行，这就要讲开首的事了。一位车友，前不久骑车直行，近十字路口，一单车不打手势倏忽超车拐弯，后轮撞前轮，车友倒地，手腕骨折，至今石膏未拆。这起事故，警示骑脚踏车遵守交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！（非机动车交通规则）第7条：转弯前须减速慢行，向后瞭望，伸手示意，不准突然猛拐。现今上海享魔都之誉，脚踏车亦为其一道闹猛景致，共享单车多如牛毛，自备脚踏车更多，但愿骑车者严格遵守这极易懂极易做的法规，让流动与文明同在，令骑车与愉悦共飞，这也是我的脚踏车情结。



脚踏车情结

吴道富

